

拾千古之色, 焕时代之彩

■金一斌(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这十年,是色彩研究从冷门渐成显学的十年,是学术共同体从初建到成熟的十年,更是中国传统色彩智慧不断被重新发现、阐释与激活的十年。主题“拾色·焕彩”恰如其分——既是对十年耕耘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学术道路的璀璨展望。

放眼未来,传统色彩学研究正展现出四个重要发展趋势:其一,是从“色名考辨”走向“色彩观念史”的深度书写,超越技术层面,深入色彩背后的宇宙观、礼制观与心性论,探求中国人色彩选择与偏好背后的文化逻辑与精神结构;其二,是从静态描述走向活态传承,让传统色彩智慧重新介入当代生活美学与设计实践,使色彩不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可感知、可体验、可创新的生活元素;其三,是从本土研究迈向全球视野,在比较中凸显东方色彩的独特价值与普遍意义,积极参与国际色彩标准制定与话语构建,使中国色彩成为世界色彩图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四,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既为色彩的计算、模拟与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也深刻挑战着我们对于“色彩感知”“色彩情感”乃至“色彩创造”的本质理解。AI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古色、生成新色,甚至预测色彩潮流,但它能否真正理解“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诗意对比?能否体会“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色彩情绪?如何让AI成为焕活传统、创生新彩的助手,而非消解人文精神的异化力量,将是我们必须共同面



穿青灰色中式长袍的模特走向荷塘



各种“青”色在空间里达成“阴阳和合”的平衡
图片来源:成朝晖《意境再造:当代空间的宋韵色彩转译实验》

对的时代课题。这既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人文反思。

中国美术学院自建校以来,始终将色彩视为艺术教育 with 学术研究的核心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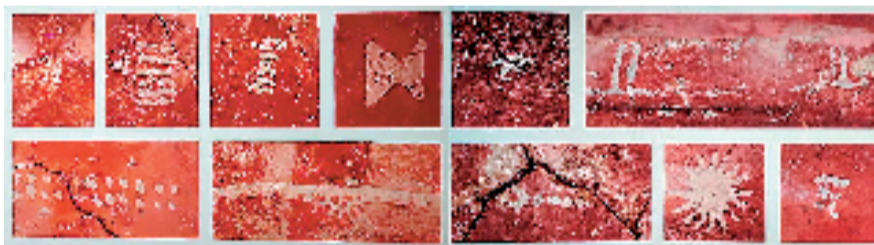
题。早在中国美术学院建校初期,我们的前辈就将“师古人、师造化”的色彩观融入教学,强调“色墨交融、心手相应”。1953年,学校成立了“彩墨画研究培训班”;1993年,成立了“色彩研究所”。近数十年来,我校以宋建明教授等为代表的学者团队,在传统色彩学领域不断深耕,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从色彩理论、实践的早期探索,到如今色彩研究中心的持续深耕,国美色彩研究学脉绵延,薪火相传。我们不仅关注色彩本身,更关注色彩与造型、空间、材料、光线的整体关系,探索中国式的色彩和谐规律;二是强调“艺理兼通”,坚持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双轨并行,让色彩学问从书斋走向画室,从文本走向实践。我们的教师不仅撰写色彩专著,更用画笔、设计作品和空间营造来践行色彩理念,真正实现“知行合一”;三是推动“工艺复活”,依托民艺馆、设计博物馆等平台,致力于传统颜料制作、染织技艺等非遗的保存与活化。我们相信,色彩的生命力在于工艺传承,只有理解朱砂如何研磨、靛蓝如何发酵、金箔如何捶打,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色彩;四是倡导“色彩赋能”,积极推动色彩研究成果在城乡营造、产品设计、数字媒体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从乡村色彩规划到国潮产品开发,从虚拟空间设色到影视颜色管理,我们践行“为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贡献方案的使命。

来看此花 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这十年

■牛克诚(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

十年来,我们以王阳明“来看此花”的哲学预言,开启了这场“看花”之邀,既是对中华色彩的发现之旅,也是对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唤醒仪式。一个以“中国传统色彩”为中心词的话语平台,在全体“好色之徒”的齐心合力下,以肉眼可见的态势日益巩固起来了。年会聚集了宋建明、彭德、崔唯、曾启雄等传统色彩资深学者,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色彩专家先后在年会发表成果,与日本传统色彩专家建立了长期合作交流模式;每届年会都精心编撰出版《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至今已积累成十卷本,三百多万字,并有《中国传统色彩研究》专辑出版;“传统色彩研究”微信号持续发布传统色彩研究信息与成果;各路媒体以各种形式对年会现场采访及动态报道,广泛扩散年会学术影响……如今,这个年会一到秋天,就总会把天南海北的传统色彩拥护者们惹得骚动起来。

十年了,咱们彼此关系处得这么好,总该有个相互间的“昵称”吧。我就一直为这事发愁、琢磨。刚开始,叫“好色之徒”,我在第一届年会开幕式致辞时就这么叫的。后来在去年年会的开幕式致辞中又叫“色粉”。这两个昵称,大家还算是认可的。其实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干了什么。



上山文化彩陶上刻画的各类图案与卦象



上山文化的红色彩陶 图片来源:宋建明《辨析双重语境下的古代中国“五色”》

我们要的是名实一致。“好色之徒”表明了我们对于传统色彩的由衷喜爱,“色粉”是对于这项事业的“老铁”般拥戴。为此,我们坚定地投入对于传统色彩的学术探求之中。

我们既从浩瀚的典籍文献中钩沉梳理,也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数据探究,使传统色彩的“物质性”“实践性”得以展现;“东方色彩”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传统色彩的研究视野,从单一的中国范畴,扩展到共享相似文化基因的东方文明……这一切,都形成

了对于中国传统色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

为什么要在这些方面如此努力?十年来,我也常常被问:你们研究传统色彩有什么价值?说起价值,还真不好把它一五一十地测算出来,就跟大家常挂在嘴边的“情绪价值”一样,你说这情绪价值怎么算?或者咱们的传统色——青值多少钱?赤又是多少钱?那个桃红比绯红浅一些,是不是就要便宜一些?

当色彩开始明码标价,当情绪成为可

量化数据时,美就开始褪色,“家人们”就都成了“老板”。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切都与效益挂钩,干什么也都跟开公司似的,把人们卷入了普遍的焦虑之中。于是,情绪价值就成了硬通货,也被量化成了KPI,干啥都讲究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就总是感到不够用。这时,您不妨去博物馆转转,到颜料工坊、染色工坊转转,参与一下我们传统色彩平台,与那些染织纹样、建筑彩绘、工笔重彩打打照面……古人早就把各种情绪表情调成了颜色,等了我们千年!“月白”治愈失眠的人,“故宫红”安慰焦虑的社畜,“竹青色”给熬夜打工的人打气,“暮山紫”让你知道连忧郁都可以很优雅……这些,比那什么“高级灰”“马卡龙粉”有诗意多了,有格调多了。

当然,“色名”只是中华色彩价值呈现的一个片段,中国传统色彩的综合性研究将凸显色彩的文化性,为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支撑;中国传统色彩的学理性研究将体现话语结构的学术性而贡献于艺术史学科建设;中国传统色彩的应用性研究将活化中国传统色彩的经验智慧,实现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功用,让传统色彩从只可意会的经验描述,转型为可现实应用的知识资产。

(本版内容根据开幕式致辞整理,标题另拟。)